



兰德丛书
主编 ■ 汪宇

一个人

Anthem

美国最有影响、备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美) 安·兰德 (Ayn Rand) 著
童音译

华夏出版社

兰德丛书
丛书主编 汪宇

一个人

Anthem

(美) 安·兰德 (Any Rand) 著
童音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美)兰德著;童音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安·兰德文集)

ISBN 978-7-5080-4164-3

I. 一… II. ①兰… ②童… III. 伦理学-文集

IV. 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536 号

ANTHEM by Ayn Rand

Copyright©1946 by Ayn Rand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07

By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5-3377

一个人

[美]兰德 著

童音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20千字

定 价: 1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汪宇

有一段时间，许多学界朋友有些怕接我的电话。那时我正对安·兰德着迷，状态有点像搞传销的，逢人必说，喋喋不休。光说不够，还张罗出版。鼓动起三个年轻编辑自发结成小组，各有分工。可惜领导没兴趣，只好散去。其中一员后来翻译了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算是弥补了一点遗憾。我把资料群发给对岸的同行们，希望他们先行一步。最近，对岸一个朋友来了兴致，确定要做。

我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行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等议题有兴趣，当时国内这方面的文献不多，只好独自摸索，这样就与安·兰德偶遇了，布莱克威尔商业伦理百科辞典就收列了她的条目。等到重视了这个人，就会发现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她的身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韦伯斯特文学词典》等工具书也都有她的条目。

安·兰德的头衔是作家和哲学家，可在文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不太容易“发现”她，在学院派的学脉叙述中，压根儿就没有她的位置，汉语文献更不用说了。北京一位学术名家写了大部头的《美国哲学史》，只能在索引中找到兰德的名字。受我之请，朋友还询问过哈佛的名教授，他对安·兰德的评价就两个字：疯狂。

政治哲学领域对安·兰德稍微重视些，诺尔曼·P. 巴利 (Norman P. Barry) 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给了兰德一个专门的章节，可文中也说，在欧洲，兰德并不为人熟知。我很喜欢巴利的这本书，因为看到这本书的章目，

心里有了底：独自摸索的路径，没有太大的偏差，尤其是后来（直到现在）我对休谟的追溯。

走出学院高墙，跨越学科藩篱，就会发现安·兰德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惊讶。经济生活是美国主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安·兰德的影响力主要就在此域。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不用说，早在 50 年前，他就曾致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表达阅读兰德著作后的感受。40 年后，华尔街一位投资大师在其经典的投资理论著作中，坦言他的理论主要受了安·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启示。类似波普尔之于索罗斯，只是安·兰德的影响力更强烈，更广泛，更加直接。登录网站，打开网页，就会发现已经去世 25 年的安·兰德依然有那么多的追随者。关于她的研究所、网站、期刊、书籍等资讯实在太多，甚至美国哲学学会东部会区下面还有一个安·兰德协会。这些都是自发的，追随者基本都是学院外的人，即便有一些高校学者，也比较边缘，副教授居多。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比较学院化的研究兰德的著作，这或许意味着学院派开始重视兰德了。

兰德的思想使其小说充满张力，张力大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文学的框架，以小说、剧本作为思想的载体已属多余，论文，访谈、专栏短文和即兴演讲来得直接、痛快。她给媒体写专栏，四处演讲，广播有其声，电视现其影，甚至还跑到西点军校给学员树立“爱国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真有一股兰德旋风。我看过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 *Ayn Rand : A Sense of Life*，的确能感受到这个思想女强人的辐射力。这部片子是兰德思想的一位追随者自费拍的，1998 年还获得了奥斯卡纪录片奖的提名。

我喜欢读安·兰德，有一个令人惭愧的原因，兰德的书好懂，没有很多的专业知识障碍，加之简单明了的推理，毫不含糊的结论，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半瓶醋阅读。如果有些相似的生活体验，读起来还能遐想联翩；顺其理路自行演绎，常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兰德有足够强大的力道，使我在鼓动合作者的时候省了不少力。只是给他们一个名字，自己到网上去搜，不过数日即答应参与：“此人有意思！”当然，

夸张的广告语也很诱人，其小说销量如何了得，仅次于《圣经》云云。其实，时过境迁，文学的华彩已然黯淡，至今熠熠生辉的是思想的内核。

独自在暗处摸索，遇到电石火光，自然有一种发现的兴奋，喋喋不休里面还包括了炫耀。有一天我的老编辑部主任说，这个人名字很耳熟，这些道理也不陌生，之前我肯定看到过。没过几天，老主任就递过来一本小册子——《新个体主义伦理学——安·兰德文选》，1993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200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这个洋相出得真是糗，自己单位出版的书，责编是隔壁办公室的哥们。这种尴尬是井底之蛙常有的体验。

原著书名简单醒目——《自私的德性》，却改名为拗口的《新个体主义伦理学》，成心不要更多的人阅读，难怪首印也只有2000册。1995年的《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对此举表示了理解，并发散开去，讲了一通“勿忘我”。此文的作者曾是庙堂学士，后来成为民间学者。他是为数不多比较早就阅读过兰德原著的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他还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江怡教授一道，陪我去出版社，介绍兰德的思想意义和出版价值。江怡教授不仅亲自翻译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而且在媒体撰文，介绍这个有趣而有张力的思想女强人。江教授的本专业是分析哲学，搞维特根斯坦的，本和兰德的“偏激”、“肤浅”不兼容，却全力帮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还保有一份公民的关怀与兴致。

除了《自私的德性》，兰德哲学思想建构的核心著作《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是必须列入的，这也是她构建哲学体系的代表作。兰德是思想领袖，常常围绕一个议题，兰德先发言，其追随者顺着她的思路接着讲，形成完整的阐释。

兰德的小说大都文以载道，观念先行，如果先明了其思想主旨，那么其小说的文学性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她最有影响的两部小说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都是大部头，卷帙浩繁，其中一部《源泉》已经翻译出版。还有一本比较有名、篇幅较小的小说《一个人》，也收入丛书，该书前几年在台湾出版，封面上赫然印着“在美国销售250万册”。

如果有余力，还想出一本兰德的传记，她的传记已经有好多种，任一种都不错。有一本《兰德与商业》，很值得一读，该书作者出版了很多阐释兰德的著

作，我愿意推荐这一本。兰德还有一本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书——《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却不在我们的出版计划中。

其实这四本书能出版，我就已经很知足了，这么多年的一桩心事算是有了交待。为此我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特别是于泽俊副总编、陈希米老师、李静韬博士。

2006年12月15日

译者序

—

狄更斯的《双城记》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入地狱。”虽然狄更斯描绘的是法国大革命，但是，用这段话来形容安·兰德生活的年代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安·兰德 1902 年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1982 年卒于美国纽约。她的一生经历了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越南战争、女权运动，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的灾难和动荡，世界动荡若此，个人又能向哪里求取安稳？16 岁的安·兰德两次目睹父亲的生意被罚没，23 岁时便背井离乡，逃出苏联，远赴美国，独自一人面

对随同自由前来的生存压力和无法化解的思乡情绪。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夺走了她全家人的生命，唯一幸存的小妹妹也一直音讯杳杳。然而，礼崩乐坏之后来临的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相继诞生，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巨大的灾难的黑幕下，人类德性的星光熠熠闪烁。安·兰德就是这样的时代里的一个永远前进着、探索着、追求着的知识分子。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她下过这样的定义：“就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的生活必须仰赖理想之道的人，那些珍视自己的人生，因而如同不愿将这个世界交付给黑暗时代和暴徒的统治一样，不甘屈从于这个现代的玩世不恭的虚无的丛林中对绝望的崇拜的人。”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从不盲目喟叹，向虚无投降；从不交出理想，随波逐流，即便经历了苦难，也定要保有思考的权利，这样一种青春的力与美一直贯穿着兰德的一生，从她留下的演讲和论文集可以看出，她对家国天下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兴致勃勃地承担起批评分析的“知识分子职责”，从玛丽莲·梦露之死到古巴导弹危机，从堕胎法案到枪禁政策，从同性恋问题到政治选举，件件事情她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至老不休。

无论安·兰德开创的“客观主义”哲学是否探知了真理之神的裙裾，终身“在路上”探索着总是可贵的。我们对这个女思想家的敬意或许也正源于此吧。

同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理查德·亚当斯的《沃特西普荒原》以及弗拉基莫夫的《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一样，安·兰德的这部《一个人》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则寓言。

用寓言的手法写历史、政治的严肃体裁是个聪明的做法，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回避了过分的严肃，更要紧的是，能引发悠长的余想。苏东坡诗说：“名高有余想，事去无留观。”历史、政治体裁小说最怕的，就是用激扬的词汇一味地堆砌史事，满心想着要再现过去的真貌，然而现实千头万绪，实难把握；真相影影绰绰，也难琢磨，于是语繁意复，洋洋洒洒，以为留观，却无余想。而寓言却可以在拟人、夸张、比喻的小径上缓缓前行，恍惚间就穿越了迷宫般的错综现实，解开了斯芬克斯掷下的难解的谜语。

安·兰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则寓言，可是，和一般的寓言不同，兰德并没有把人类的故事安入动物的世界，她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放大、简化，踢开虚伪的修饰，用最极端，最直白的形式告诉我们她眼中的真相。

故事其实简单，兰德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自主，只有奴役，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一个口号加一串数字来区别这个和那个，人甚至不知道“我”这

个字眼，但凡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复数的“我们”来代替。主人公“平等7-2521”与众不同，虽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输集体主义的思想，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也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研究机构，反而被判定做终身的清洁工，但他依旧凭生命本初无限向上的光明的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追求着那个社会深恶痛绝的知识和理性。矛盾本来隐而不显，聪明的主人公瞒天过海，在谁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明了电灯，要知道，在兰德笔下的那个社会里，连蜡烛都是一项了不得的发明呢，更何况是电灯。平等7-2521一厢情愿地以为，凭这个了不起的发明，他能说服那些学者，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同情，为自己进入向往已久的研究机构大开方便之门。没曾想，那些专家学者们“欣赏了”他发明的电灯后，胡乱给他扣上一项罪孽的帽子，想要置他于死地。愤怒无奈的平等7-2521只能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兽吞噬的命运……

当然也有爱情。安·兰德笔下的爱情都是相似的——心气高傲、气质不凡的女性为杰出优秀的男性征服，继而拜倒在他的脚下。爱情虽然不是这部小说的重点，但却在柔软了小说色彩的同时，构成了描写那个虚拟集权社会的点睛之笔。爱情就是有这个本事，浓与淡，轻与重，喜与悲的界限统统给它模糊了。女主人公叫自由5-3000，偶然的相识让她对与众不同的“平等7-2521”心生爱慕，可是那个社会的人都是不自由的，自由5-3000无法和平等7-2521公开相爱，而且，更可怕的是，女人一旦到了18岁，就会被送入婚

一个人

姻大厦，和社会指定给她的男性交合，目的是生养后代，为社会提供劳力。孩子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社会，他们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好在，自由 5 - 3000 还只有 17 岁，尚未进入那个人间地狱般的婚姻大厦。得知平等 7 - 2521 逃入森林之后，她也追随而至，和心爱的人一起于丛林群山之间重建家园……

与同时代奥维尔的悲观不同，安·兰德笔下的故事总是流露出生的绮丽，爱恨情仇都那么分明，谈龙谈虎，令人色变。正是这种风格，契合了美国这个新兴民族的文化和大众心理，于是，她的小说和思想立刻如火如荼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作为一个俄国人，兰德的笔底风情中除了热情，还融合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那股厚重的气息，这种厚重让她的文字激昂却不肤浅，理性而无僵硬，不仅在小说中是如此，她的论文和演讲也都弥漫着同样的气氛。这种厚重表现在《一个人》中就是对“自我”的探索和追寻。逃入森林后的主人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它的探索和追寻却并未停止，一直要到找到那个缺失的字眼——“我”，他才能心安理得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是理性的立足点，没有找到这个神圣字眼，一切都悬而未决，生活的安定也不能弥补这种悬而未决带来的痛苦和因着痛苦而产生的迷惘。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这样，写故事的作者也是这样。

安·兰德还让我们看到：一种不可取的制度也是可以在人的善意和温情中得到滋养的，但其本身的不合理处却会把这种善意和温

情也给败坏掉。平等 7-2521 原是想把自己发明的电灯献给学者之家，献给社会的。但是，这份好心给物质化之后变成了“险恶用心”的敲门砖，至此，平等 7-2521 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了，他的善意和温情遭到的败坏是让他彻底和这个社会决绝的关键。兰德的利己主义观点是有些偏激的，虽然她一再论述“牺牲”、“利益”、“目的”这些关键词汇的范围，却还是让我想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界限在现实的迷雾中往往模糊不可分辨，如果一种理念的推广过分依赖界限的界定，其后果一定是违反推广者之本意的。但是，谁又能说安·兰德的这种偏激不是被败坏掉的温柔反击出来的过分强大的力量呢？

安·兰德定是个决绝的人，就像她自己离开故土时的义无反顾一样，小说的主人公离开生长的土地，进入森林之后，一次也没有产生过“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忧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不合理的制度能扼杀的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连人类世界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乡愁都不再是浪漫的主题，而只是从未能激起情感的一滩死水。然而，正如堂吉珂德的攻击风车同贝多芬的赞美拿破仑同样是不可取的一样，“乡愁”的缺席和不合理的盛行也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赎罪，文学是历史的超越，那么，安·兰德的这部小说就兼有了赎罪和超越的双层内涵，它或许并不深刻，但却是真诚的赎罪，真诚地向超越靠拢。真诚，加上青春的力和理

智的美，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调。时至今日，我们阅读这样的一则寓言，也只当是为了这难能的真、力和美吧。

2006年6月20日

附识：

本书的附录曾参考了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致新知识份子》（安·兰德著，冯涛译），《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安·兰德著，万里新译）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通往明天唯一的道路——安·兰德专栏集萃》（章艳译），在此致谢。

作者自序

我于1937年写完这部小说。

此次因再版，我又重作修订。原则是不破坏原有的风格，重写了一些片断，删掉了冗杂的语言，而小说的情节与其内在理念则无任何增减；主题、内容和结构也一仍其旧，未予改动。还是原来的那个故事，我只是为其做了一点儿脸部整容，而脊梁骨和灵魂依然如故，无需改动。

有些读者读过第一版后对我说，你对集体主义的理念并不公平，他们觉得我故事中讲的并非集体主义的目的，集体主义者们所竭力鼓吹的并不是我描述的那种制度；他们要求的和主张的与我小说中所写大相径庭，没有人会主张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我只想指出，像“从事生产不为私利但为实用”这样的标语现已深入人心，很多人都视为一种老生常谈了。老生常谈即意味着合

乎体统，值得以此为目的。其实，这句标语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不就是说人必须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工作，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财富而工作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世界上的各国均提倡并实施强制征兵。此一制度以何为基础呢？国家是评价个人是否有利于他人的最佳人选，国家考虑的唯一一点就是这个个体对他们而言是否有用，至于个人的目标、愿望以及幸福，都可被视为毫无价值而予以忽略。征兵制度如不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还能以什么样的思想为基础？

我们有职业委员会、优生委员会等许多委员会，凡有名目者都设有委员会，还包括世界委员会——如果所有这些尚未能完全掌控我们，难道不是因为当局还没有想到吗？

“社会财富”、“社会方向”、“社会目标”这样的词汇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俗语了。一举一动，举凡一切存在，一旦冠以社会之名，即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正当理由，而且，大家都认为，“社会”的这种必不可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议案的提出者只要声明自己的提议从某种定义含混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公众利益”，那么，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能让大家洗耳恭听，最后通过这个议案，在这种前提下，没有哪个提议会是不道德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虽然我并不认同——九年前的人们看不清世界的走向实在情有可原。但到了今天，一切证据早已昭然若揭，没有人能再找借口了，那些拒绝看证据的人既非瞎子也不愚蠢。

当今世界最大的恶是：有些人在道德缺席的状态下欣然接受集体主义；有些人在迫不得已需要表明立场时，为了保护自己，自欺欺人地否定发自内心的伦常；一个明显具有奴化色彩的政策出台后，有些人积极拥护，同时又用空洞的语言表明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不过，从他们的话语中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有自由意味的内容，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而已；还有些人认为，理念背后的内容不必证实，基本的信念无需解释，至于现实嘛，闭上眼睛不就看不见了么？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有着大屠杀和集中营的世界时，他们只希望悲叹一句：“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以此逃避自己应该背负的道德责任。

那些想要实行奴隶制的人应有雅量还这制度以其本名。他们必须看清楚自己提倡纵容的东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是集体主义完完全全、确确实实、明确具体的本质内容，看清楚集体主义的逻辑内涵、集体主义以为基础的基本信念和这些信念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必须直面问题，然后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安·兰德

1946年4月

一个人